

Ernest Hemingway

海明威

· 精选集 ·

~
The Snows
of
~ ~ ~
Kilimanjaro

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[美国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汤伟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乞力马扎罗的雪

[美国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汤伟 译



Ernest Hemingwa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乞力马扎罗的雪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;
汤伟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2.5 (2012.8重印)
(海明威精选集)
书名原文: The Snows of Kilimanjaro
ISBN 978-7-5447-2645-0

I. ①乞… II. ①海… ②汤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4847号

书 名 乞力马扎罗的雪
作 者 [美国]欧内斯特·海明威
译 者 汤 伟
责任编辑 姚 燚
特约编辑 王 珏
统 筹 王 珏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字 数 92千
插 页 2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2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2645-0
定 价 18.0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目 录 | Contents

- 白象似的群山 · 1
- 大双心河（一） · 10
- 大双心河（二） · 23
- 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 · 39
- 乞力马扎罗的雪 · 93
- 杀手 · 134
- 世上的光 · 152
-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· 164
- 一天的等待 · 172
- 印第安人营地 · 178
- 在异乡 · 185

白象似的群山

埃布罗河^①峡谷对面的群山又白又长。峡谷的这一边没有阴影，也没有树木，车站设在阳光下的两条铁路线之间。紧靠车站的一边，是房屋投下的热乎乎的阴影，一道由一串串竹珠编成的门帘挂在通向酒吧的门上，用来挡苍蝇。那个美国人和跟他同行的女孩就坐在屋外阴暗处的桌旁。天气很热，来自巴塞罗那的特快还有四十分钟才进站。它将在这个站点停车两分钟，然后开往马德里。

“我们喝什么？”女孩问。她已经脱掉帽子，把它放在了桌子上。

“够热的。”男人说。

^① 埃布罗河位于西班牙东北部，是西班牙最长的河流。

“我们喝啤酒吧。”

“Dos cevezas^①。”男人冲着门帘里面说道。

“大杯的？”门洞里的一个妇人问道。

“对，两大杯。”

妇人拿来两杯啤酒和两个布垫子。她把布垫子和啤酒杯放在桌上，看着男人和女孩。女孩正在眺望连绵的山脉。它们在阳光下呈白色，而原野则是棕色的，很干燥。

“它们看上去就像一群白象。”她说。

“我从来就没见过白象。”男人喝着啤酒。

“是的，你不会见过的。”

“我有可能见过，”男人说，“你说我不会见过说明不了什么。”

女孩看着珠子门帘。“这上面印了字，”她说，“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Anis del Toro^②是一种饮料。”

“我们可以尝尝吗？”

男人隔着门帘喊道：“喂。”妇人从酒吧走出来。

“四雷阿尔^③。”

① 西班牙语，意为“两杯啤酒”。

② 西班牙语，托罗茴香酒。

③ 雷阿尔，西班牙的货币单位。

“我们要两杯托罗茴香酒。”

“掺水吗？”

“你要掺水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女孩说，“掺了水好喝吗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你们要掺水吗？”妇人问道。

“要，要掺水。”

“有股甘草味。”女孩说着放下了杯子。

“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女孩说，“所有的东西都有股甘草味。特别是那些你等了很久的东西，比如苦艾酒。”

“得了，别说了。”

“是你先开始的，”女孩说，“我刚才一直觉得很有趣，还蛮开心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就想办法开心开心吧。”

“好呀。我一直在努力呀。我说了那些山看上去像一群白象。这个比喻够聪明吧？”

“确实很聪明。”

“我还想着去尝尝这种没喝过的饮料。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——到处看看，尝尝没喝过的饮料，是不是呀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

女孩看着对面的群山。

“这些山真可爱，”她说，“它们其实看上去并不像一群白象。我指的是透过树木，它们表面的颜色是白的。”

“我们再喝一杯？”

“好呀。”

热风把珠帘吹到了桌边。

“这啤酒又冰凉又爽口。”男人说。

“非常好。”女孩说。

“这真的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手术，吉格，”男人说，“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手术。”

女孩看着桌腿下方的地面。

“我知道你不会在意的，吉格。真的没什么。只是注入一点空气而已。”

女孩什么都没有说。

“我会和你一起去，一直待在你身边。他们只是往里面注入一点空气，随后就一切正常了。”

“那我们以后呢？”

“以后我们就没事了。像从前那样。”

“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”

“这是唯一一件让我们心烦,让我们不开心的事。”

女孩看着珠帘,伸手拿起两串珠子。

“你觉得之后我们就没事了,会很幸福。”

“我知道我们会。你不用害怕。我认识好多做过那种手术的人。”

“我也认识,”女孩说,“之后他们都很幸福。”

“好吧,”男人说,“如果你不愿意,就不必去做。你如果不愿意,我不会勉强你的。但我知道那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。”

“你真想要我去做吗?”

“我觉得这是最妥当的办法。但是你如果真的不愿意,我不会让你去做的。”

“如果我做了,你就会很高兴,一切就会像从前一样,你还会爱我?”

“我现在就爱着你。你知道我爱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是假如我做了,那么我要是再说诸如白象之类的话,就又会很美妙,又会让你喜欢了?”

“我会喜欢的。我现在就喜欢,但我只是没办法去想那些。你知道我心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。”

“如果我去做,你不会担心吗?”

“我不会担心的,因为这非常地简单。”

“那我就去做,因为我不在乎我自己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

“我不在乎我自己。”

“可是,我在乎你呀。”

“哦,是的,但我不在乎我自己。我会去做的,这样一切又都会好起来了。”

“如果你是这么想的,我可不想让你去做。”

女孩站起身来,走到车站的尽头。铁路对面,在另一边,是埃布罗河两岸的粮田和树木。更远处,在河的那边,是高山。一片云影掠过粮田,透过树林,她看见了那条河。

“我们本来可以拥有这一切,”她说,“我们本来可以要什么有什么,但是我们每天都在让这变得越发不可能。”

“你说什么?”

“我说我们可以拥有一切。”

“我们确实可以拥有一切。”

“不能,我们不能。”

“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。”

“不能,我们不能。”

“我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不能。那已经不属于我们了。”

“属于我们。”

“不对，不属于了。一旦被拿走，你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”

“但它还没有被拿走。”

“我们等着瞧吧。”

“回阴凉的地方来，”他说，“你不要那么想。”

“我什么都没想，”女孩说，“我只知道事实。”

“我不要你去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——”

“或对我不好的事情。”她说，“我知道。我们可以再来一杯啤酒吗？”

“好的。但你应该明白——”

“我明白，”女孩说，“我们能不能不说这个了？”

他们在桌旁坐下，女孩看着峡谷对面较干燥那一侧的群山，男人看了看女孩，又看了看桌子。

“你应该了解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是不会要你去做的。如果这对你很重要，我非常愿意承担一切。”

“这对你就一点都不重要吗？我们可以就这样生活下去。”

“那当然。但我只要你，我不想要别人。我知道这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”

“是的，你知道那非常简单。”

“随你怎么说吧，但我确实知道。”

“你现在能为我做件事儿吗？”

“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”

“那就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说了，可以吗？”

他不再说什么，只是看着靠车站墙壁放着的旅行包，包上贴着他们曾经住过的旅馆的标签。

“可是我不想要你去做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已经无所谓了。”

“我要尖叫了。”女孩说。

妇人端着两杯啤酒从门帘里走出来，把啤酒放在潮湿的布垫子上。“火车五分钟内到站。”她说。

“她说什么？”女孩问道。

“火车五分钟内到站。”

女孩朝妇人灿烂地一笑，表示谢意。

“我最好还是把包拿到车站的另一边去吧。”男人说。她对他笑了笑。

“好呀。放好了就回来，我们把啤酒喝完。”

他拎起两个沉甸甸的旅行包，拎着它们绕过车站，来到另一条铁轨跟前。他顺着铁轨望去，但看不见火车。他走

回来，穿过酒吧，里面等车的人在喝酒。他在吧台前喝了一杯茴香酒，看着人群。他们都在耐心地等着火车。他穿过珠帘来到外面。她正坐在桌旁，面带微笑地看着他。

“你觉得好点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觉得很好呀，”她说，“我没事了。我觉得很好。”

大双心河(一)

火车绕过那些树木被烧掉了的小山丘中的一座,沿着铁轨继续往北开,消失在视野里。尼克坐在行李员从行李车厢扔出的一捆帆布和铺盖上。镇子没有了,除了铁轨和焦土,什么都没剩下。曾在塞内镇^①大街上一字排开的十三家酒吧不见了,大厦旅馆的房基露出地面,大火把石头都烧裂了。塞内镇就剩下了这些,连地皮都被烧掉了一层。

尼克看了一眼那片被烧焦的山坡,他曾期望在那里找到镇上那些散落的住房。他沿着铁轨往回走,来到架在河上的桥旁。河还在那里,河水绕着木桥桩打转。尼克看着桥下,棕色的河水清澈透明,河水的颜色来自铺满河床的卵石。鱒

^① 密歇根州北部的一个小镇,因海明威的这篇小说而出名。

鱼摆动鱼鳍，在逆流中保持着平衡，在他观看的过程中，它们快速地变动体位，以便在激流中稳住身体。尼克看了很久很久。

他观察着鳟鱼怎样迎着水流保持稳定，许多鳟鱼待在水流湍急的深水处，透过玻璃一样凸张的水面，它们看上去稍稍有点变形。在木头桥桩阻力的作用下，平坦流畅的水面皱起水波。大鳟鱼都待在水潭的底部，尼克刚开始并没有注意到，后来他看见了它们，它们看上去像是要把自己固定在底部的沙层上，水流把沙子砾石冲出一股股荡起的迷雾。

在桥上，尼克看着脚下的河水。天气很热，一只翠鸟沿着溪流往上游飞。尼克已有很久没有注意过河水和水里的鳟鱼了，它们看上去活得很惬意。翠鸟的投影从河面掠过时，一条大鳟鱼以一种缓长的弧度向上游冲去，那弧度来自它的影子，鱼一露出水面，影子旋即消失在阳光下。当它再次钻进水里之后，影子仿佛随着水流，不受任何阻挡地往下漂去，鳟鱼回到桥下它原先待着的地方，迎着水流绷紧身体。

尼克的心随着鳟鱼的动作收缩了一下。从前的感觉又回来了。

他转身朝下游望去。河流伸向远方，河底铺满了卵石，能看见一些浅滩和大石块，绕过一面峭壁，有个很深的水潭。

尼克踩着枕木往回走，他的背包就放在铁路边上的灰烬里。他的心情很不错。他调整了一下铺盖卷上的绳子，紧了紧背带，把背包甩上后背，手臂穿过背带环，并用前额顶住宽宽的扎带，以减轻行李对肩膀的拉力。但行李还是太沉。实在是太沉了。他手里拿着皮制的鱼竿套，身体往前倾斜，这样背包的重量就落在了肩膀上。他走在一条和铁轨平行的路上，把烈日下烧毁的镇子留在了身后，路两边都是被烈火烧得满目疮痍的大山，他在一个小山丘那里转了个弯，走上一条回乡村的小路。途中，沉甸甸的背包勒疼了他。路一直都是上坡，爬山真辛苦。尼克肌肉酸痛，天气又热，但是他的心情很好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把所有一切都抛在了脑后，不需要思考，不需要写作，什么都不需要。一切都留在了身后。

自从他下了火车，行李员把他的背包从打开的车门扔出来以后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塞内镇被烧毁了，周围的土地也被烧得变了样，但是这没什么。总不可能什么都被烧光了吧。他知道这一点。他徒步走在山路上，在烈日下流着

汗，翻越那道把铁路和松原分隔开的山脉。

除了偶尔的下坡，连绵的山路一直朝上伸展。尼克继续往上爬。那条路在和被火烧过的山坡平行一段之后，终于到达了山顶。尼克背靠一个树桩，从背带里脱出身来。前方，他能看到的只有那片松原。被焚烧的土地到了山的左边就止住了。前方平原上是一片片小岛似的深色松树林。左边很远的地方是那条河流。尼克顺着那个方向望去，看见了阳光下闪烁的河水。

前方，除了松树林，就只有远处的青山，它标出了苏必利尔湖边的高地。日光炙灼，他几乎看不到平原那头遥远淡黛的山影。如果他使劲看，反而看不见什么，但是如果随便瞟上一眼，就能看见远处那片山脉形成的高地。

尼克背靠烧焦的树桩坐着，抽了根烟。他的背包平稳地立放在树桩上，随时可以上肩，背包上有一个被他后背压出的坑。尼克坐在那里抽烟，眺望着原野。他不需要拿出地图。根据河流的方位，他就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。

抽烟时，他向前伸展着双腿，他发现一只在地上爬行的蚱蜢，它爬上了他的羊毛袜。这只蚱蜢是黑色的。刚才登山时，他惊动了不少尘土中的蚱蜢。它们都是黑色的，不是那种起飞时从黑翅鞘里伸出黄黑色或红黑色翅膀、呼呼生